

新文苑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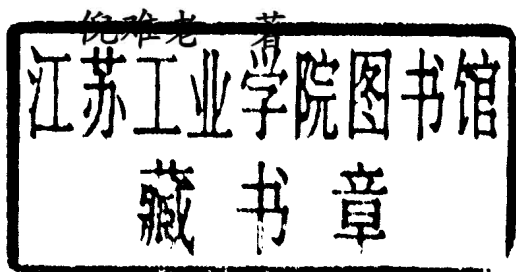
风云录

倪雄老 / 著

北京出版社
文津出版社

新文苑丛书

风 云 录



北京出版社
文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云录/倪难老著. -北京:北京出版社:文津出版社, 2002
(新文苑丛书)

ISBN 7-80554-423-9

I. 风… II. 倪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8006 号

新文苑丛书

风云录

FENGYUNLU

倪难老 著

*

北京出版社 出版
文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15 印张 300 000 字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 500

ISBN 7-80554-423-9

总定价(共四册):60.00 元

第一章 小学篇

生命的教育

1 引子

上世纪二十年代末，在东海之滨的一片绿色稻田里，突然冒出一所洋学堂，名叫东海小学。创办者是一位在上海经营建筑业的大老板。

贺某不愧为精明的企业家，他以祠堂的形式，修建了现代化的学校。既光宗耀祖，又造福乡梓。

按祠堂的惯例，后栋应该是主体。他却别出心裁，以钢筋水泥为框架，把房顶托得老高，活像大雄宝殿。除北墙一部分安放神主之外，篮球场大小的水磨地，全作为学校的大礼堂。两厢廊拉得特长，能容纳 18 个班级上课。前栋的门楼，虽挂着贺氏宗祠的匾额，楼上却是宽大的图书馆和标本室。门楼的台阶下，有一片四百米见方开阔地，四周环以两米高的青砖围墙。沿墙栽种各色花草。每当月季飘香，玉荷怒放季节，那朵朵花儿探过墙去。围墙外有一条连接大江的活水河，它受潮汐影响，川流不息。岸边一条笔直的水泥路，路西头，建了一座仿古石拱桥，起名育才桥。桥头，立一对活龙活现的石狮子，其中一只的嘴里含着摸得着、抠不出、滑溜滚动的石球。大路的东端，就是企业家

的罗马式三层红砖大洋房。河岸植有一排排垂柳翠竹，微风吹过，柳丝拂水，竹枝摇曳。路过这儿的人，没有一个不动情的。

东海小学，在当时，号称滨海第一。十几位老师，都是用现大洋聘来的省立师范优等生。他们教的全是文明知识，什么雷电、细菌、美国、日本，还有“温、吐、苏梨”。逢年过节，或上海董事来临，学生仔穿上童子军装，敲起洋鼓，吹响洋号，好不气派。

哒哒啼，嘞嘞嘞！

美气的洋号，把四邻八乡的农民吹进了望子成龙的甜梦。

这里地处海隅，狂潮起时海塘塌，咸水茫茫，耕地不毛。瓮无粮，人心活。据专家们考证，还在宋元时代，就有人乘木船，扯风帆，到南洋寻活路去了。不过，那时飘洋求生的，在滨海的总人口中只占极少数。自从铁甲大炮轰开中华大门，百年沧桑，世道不稳，越来越多的人，想尽法儿飘洋去，他们北上“海山湾”（海参威），南下“信格卜”（新加坡）。然而，在总人口中，仍不占多大比例，只能说是“批量”吧。直到上海开埠，形势才发生突变，到民国成立时，有的村庄，去沪人口已经达到三丁占其一。听老辈讲，所以出现这种盛况，是被洋人们逼的。耀眼的人造丝，迫使当地农民砍掉桑林；隆隆的机器，绝了他们阿Q式的磨米、撑船的营生。什么男耕女织，古朴民风，一切都乱了套。前清时，这儿家家养蚕，一入初夏，白生生的蚕茧，哗哗的纺车，曾使蚕花姑娘出尽风头。文明风一刮，门牙掉尽的养蚕能手，只好眼睁睁望着自己的孙女，穿着洋纱旗袍，套上从脚跟到大腿的洋袜，招摇过市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还能从老弹花匠那里，听他诉说当年联合同行，浩浩荡荡，砸烂轧花局洋机器的故事。然而，砸烂轧花机也好，捣毁碾米厂也罢，用时行的一句话：潮流不可阻挡。蚕花姑娘的儿孙们，为了生存，只能离开亲爱故乡，飘洋跑码头去了。

上海崛起，给这里的破产农民，提供了广阔的劳动场所。第一代闯进上海滩的青少年，大多只有三件本事：背、拎、挑。所以等待他们的是“苦力的干活”。不过，敢于飘洋的毕竟与众不同，他们精明干练，极富有应变能力，只需三条床板的空间，就能在上海滩站稳脚跟。若干年后，他们居然成了出色的“洋裁缝”、“机器铜匠”，“泡列斯”（油漆工）、“电灯曼”（电工），有的还干起了远洋轮船的“大副二副”，甚至学会制图测量，当上工程师的。他们呼兄唤弟，招亲携友，把一批批优秀少年，带到上海，安身立命。

创办东海小学的老板，就是贺家村补缸匠的儿子。补缸匠力气用过了头，英年早逝。他是靠母亲讨饭养大的。十三四岁上，一位好心的同乡，把他带进“冒险家的乐园”。不知他吃了几碗干饭，居然成了会造摩天大楼的老板了。

历史车轮滚进三十年代，滨海第四代的进沪大军，又在这片海边原野冒顶。他们告别了摸泥鳅、甩泥炮的欢乐童年，开始自己养自己：有的放牛、拾田螺，有的被荐到镇上替人帮工。按照第二、三代的惯例，等他们长到十三、四，就成批地流向上海。可是今非昔比，时下稍有出息的行业学徒，都要求有高小文化，更不要说学“跑街”，当“练习生”了。所以要想儿子有奔头，首先得跨过育才桥，进东海培养一番。父母们懂得，“关书房”的时间，与“奔头”的大小成正比。如果初小毕业，一口气上去，到五六年级，学上两年“温、吐、苏梨”，再加上保荐人的底牌硬，前途将是无量的。因此，很多农民把过育才桥与“洋裁缝”、“大副二副”联在一起。有的甚至产生非分之望。

上海上海，东海东海！

哒哒啼，蹦蹦！

溜、溜、溜！三十年前，老养鸭户挥动竹竿，养了三百只“黄毛嘀嘀”。风餐露宿，渡河过田。暑去秋来鸭儿肥，装入网箩赚了钱。他馈赠两份厚礼，托人保荐，送十四岁的儿子张昌善，到上海英租界鸿昌洋服号，去学“洋裁缝”。老板也是滨海人，会讲一口纯真的洋话，经过多年奋斗，包揽了驻沪英国皇家海军和巡捕的全套服装，从而大发起来，成为上海洋裁缝“一只顶”。鸿昌的工场，设在H路一条巷子里。有上装、下装、男式、女式各类师傅好几百，学徒几十名。保荐他的，是工场帐房先生的同窗好友。那天，陆先生穿着一套整洁的长衫，带上小昌善，坐着黄包车，来到四岔路口停下。他吩咐道：“你莫走动，刚来上海，会迷路的。我去买点东西。”

他抬起头，望见对面一幢高楼，密密麻麻的尽是窗户窟窿，正门顶上镶着金灿灿的四个大字：××洋行。头两字不认得。底下是一溜鸟儿文。门口有两个黄布裹头的黑大汉，像龙山寺哼哈二将似的挺立着。几条笔直马路，就在大楼门口交岔而过。笛笛叫的大小汽车，成群结队，有的从左边开到右边，有的从右面转向左面，赛如鸭儿追逐戏水。一会儿，有辆奇怪的车开过来了。它顶上长着长手臂，那手臂顶端，搭在驾空的粗钢绳上。拐弯时要绕大圈。手臂和钢绳的节头相擦，发出嚓嚓的响声。它跑的好快！

一眨眼工夫，陆先生回来了，手里拿着香烛，拉上小昌善，过条马路转个弯，来到鸿昌里，在一栋多间门面的三层楼前站下。保荐人弯下腰，向他说了几句要紧的话儿，领他进了大门。见过帐房王先生，行过师徒礼。陆先生向帐房和师父讲了不少

“多多栽培，多多关照”等话语，随后道谢告辞。他对昌善递了个眼色。昌善会意，送了出来。走出大门不多远，就停下低声说：“上海有句老话：学生意学生意，难过三年徒罪。从现在起，你得咬紧牙关，熬过三年。头年的活最脏最累，又学不到正经手艺，千万要挺过去。”

昌善向保荐人行个礼说：“陆先生的恩德，我们全家永世不会忘记。”

小昌善下狠心，牢记父母教训，为改换养鸭户的门庭，就在油锅里煎三年，也要学出一个“洋裁缝”。他被分配在第三工场，整天手不停，脚不歇。熨斗拿来！烫布拿来！不管那个师傅一声令下，都不得延误半分钟。抽空还得收拾师傅们扔在地上的边角料，小人书大的、两指宽的，分类装入袋中，背到仓库。一个月下来，王先生称赞说：“乡下人能吃苦，手脚麻利，好！”

秋风阵阵暑气消，艰辛的一年快挺过去了。临近中秋，保荐人陆先生来看昌善，鼓励几句后，又面授计议道：“学生意关键是第二年。特别是你，契约上写的读过四年书，其实才两学期，这个‘埋伏’，干粗活时还显不出来。秋后就变换活路，王先生给你交待过了。”

昌善点点头说：“平时帮下装师傅熨烫，送货班忙时，替零散客户送货。”

“对了，这就用着文化了。你看四大金刚、十八罗汉，不单识中国字，还会讲上领到裤管，全套西服的洋话。要不，他们对着洋客户怎么裁，怎么量，怎么试样？人们只知道他们拿的钱多，工休时，还可以到楼顶花园赏花、抽雪茄，人家肚里有货，能给老板闯出‘一只顶’的牌儿。——我叫你快学文化，这一年多，学了多少了？”

昌善不禁后悔起来，虽然他从巷口小人书摊借来《三国演义》，识了一些字，又在香烟牌子的连环画中认了几个，总共加

起来，大概只有二三百。于是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学的不多。”

陆先生皱皱眉头，叮嘱一番走了。

送往巡捕房、皇家海军的成批服装，是汽车运的，那些零星客户的散货，就派二年期的学徒专送。三个月中，昌善轮到过几回。他每次都把王先生交给他的大红信封揣在怀里。为避免出错，把信封上客户的姓名住址，另抄一份。那些不认得的字，画个声音相近的东西，如泥城桥，就画座有泥的桥。所以送的很顺。

10月15号，该他倒楣的日子。要去的地方，是戈登路劳勃森路口，115号。他画了一只生萝卜，戈登两字都不识，又想不出画什么，于是把格登一响记在心里。自以为主意不错，生萝卜格登咬下，多么好记，有趣有趣。

“咚咚锵锵！”他怀揣红信封，手拎西服匣，飘起来了。

谁知这一高兴，把凉凉甜甜的生萝卜吞没了。劳勃森路记成了生萝卜路。赔小心，问白胡子爷爷、银发婆婆，都说没听说过有生萝卜路。于是，拎着匣子来回摸，往返寻。天色渐渐昏暗，路灯亮起来了。在一个巷口，几名大汉冲出来，与他顶胸相撞，等醒悟过来，手中的货匣没了。他两手空空，哭着回来。

他受了罚。半年不发月钱，不给夜餐费。

这还全靠保荐人的底牌硬。

识字少的案子并没有到此了结。

鸿昌的规矩，干活到下半夜一点，给所有工人发夜餐补贴。所以师傅们常到一、二点时，支使学徒去买点心。由于临近年关，活儿紧，工时长，舌干口燥，大家喜欢吃些带汤御寒的，如馄饨、油豆腐细粉、年糕汤、牛肉面等等。工场专备像餐馆送货那样的三层竹篮。学徒们出门跑一趟，往往拎上两只竹篮，捎上十几份点心。人众，花色多，要求又不一样，有的要多加点辣酱，有的爱撒些胡椒面。识字多的往往拿张纸，一一记上。这差

使苦了昌善。他虽然记着画着，还是经常出错。有人向帐房问吹风：“乡下来的学徒，木头木脑！”

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天的半夜一点半，昌善遇到更倒楣的事儿。

巷口的穿堂风，吹得他手指僵硬。他来到馄饨摊边，放稳三层竹篮，搓手跺脚。摊主可怜他，舀半碗汤，一箸粉丝递过来。他迈步去接，不想拌倒了竹篮，慌着去扶，一打滑，又掀翻了馄饨灶，沸沸扬扬的铁锅，扣在右小腿上。检查结果：跗骨骨折，重度烫伤。初步治疗后，鸿昌发给一笔医疗费，派一位学“跑街”的崇明籍师兄，送他回家吃“回汤豆腐干”了。

生萝卜、胡椒面，唧唧唧，一群鸭子上了天。

为恨“瞎子”破美梦，昌善从此决心苦用功。虽不敢说无师自通，过了六七个寒暑，到结婚前，他居然达到读《三国》没有什么“拦路虎”的水平。

他在闲暇时节，最爱给人讲《三国》，慢慢儿地上了瘾，干脆在自己院子里，摆开书场。很快成为村里文化人，青年农民中的大知识分子，扬名十里之外。

懂相术的老丈人就是爱他学问、人品、长相“三大件”，这才砖墙对篱笆，高门低就，把读过小学的女儿下嫁给世代养鸭户的。

呜——，大轮船汽笛一叫，从上海传来一条消息：先前送他回乡的崇明师兄，已经在泥城桥办起一家洋服店，起名新昌。眼前的新昌虽不及鸿昌一根汗毛，但师兄已有了私人黄包车。嘀铃铃！坐着乌黑油亮的车，礼帽长袍，脚踩踏铃，好不威风。

昌善得此消息，回家对妻子感慨道：“戈登路、胡椒面，鸭儿上天乃天意，非人谋之过也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虽被‘火烧连营八百里’，改变养鸭户门庭的决心死不变。毓秀，机会

来了!”

毓秀平时常听男人唠叨崇明师兄的事，所以一闻此讯也觉心头一亮。改变门庭，是她最大的愿望。想当年，她刚出花轿门，就听人叫嚷：“养鸭户的新娘子来了!”揭开“盖头”，老老少少闹洞房的都以异样的眼光看她，有的还窃窃私议：“想不到养鸭户娶来这么一个水灵姑娘!”第二天，按照旧规去“回门”，她抱住母亲，哭诉不止。好委屈，好伤心。父亲劝慰道：“秀儿，这门亲事，爸没做错。婚前，我细细推论过昌善的相势，考察过他的生辰八字，断定这后生迟早会改变门庭。听话，回去和和美美地和男人过日子。”

少年夫妻甜如蜜，幸福的时光如鸟飞。过门七年了，大儿子长到六周岁，改变门庭仍没门。

突然间，隔海吹来发财风。怎么迎风扯蓬，小两口一时拿不出主意。

生姜还是老的辣。老丈人闻讯匆匆赶来，指着上海的方向说：“那是座山，必须牢牢地靠住它。”又点着外孙的房间说：“那两棵芽树是张家的希望。今后，依山栽树，树大摇钱。这是百年大计。”

这一指一点，正如拨云见日。

昌善有了主心骨。

从此，他在农闲岁末，常往师兄处走走，送些海边土产，或称来沪办事，或说顺路经过。师兄挺念旧的，一口一声叫师弟。有一年，洋服店生意兴旺，还特地来信，请去帮了两个月的忙。回家时，送了厚厚一叠毛票。——这一头着陆了。

紧接着，他迈出第二步，送儿子过育才桥培养去。这是实施“百年大计”的根本。

上海上海，东海东海!

哒哒啼，嘞嘞嘞!

3 父梦子圆

四年光阴弹指过，大儿子在老师的表扬声中升入高小五年级。

“温、吐、苏梨”，金顺学洋话了。

昌善心花怒放，说服妻子和岳父，重新挥起祖传的鸭竿，积攒飘洋的礼金和费用。

“鸭溜溜！”

立夏一过田水热，昌善的小鸭褪了黄毛变米白，该进畝上田了。

一天，他正指挥三百嫩毛小鸭，游河上田。住庙的老根青放下一头冷一头热的剃头担，望着鸭群说：“兄弟，咱们两家，三代交情。住庙剃头叫贱民，是祖宗坐死的命；你家挥竿养鸭为度日，干着低头行当，做贱民老二。一根藤儿两只苦瓜。”

昌善何尝不气恼。既养了鸭，就必须赶着上田去觅食，那么，哪怕只种一分田的户主，也能管你。“鸭子过田畝，禾苗倒一片”。将心比心，这情景，就是弥勒佛也会张嘴骂人。于是，就有说不完的好话，赔不完的情。逢年过节，拎着活鸭，蛋筐，挨家挨户地送。低声下气，赛过住庙剃头的。

“我懂你们夫妻俩的意思，歇了多年再挥鸭竿，是为祖宗更换门庭。”老根青叹息着，挑担走了。

暑天过后秋风起，昌善卖掉鸭子赚了钱，准备好一份厚礼，跳上十六铺码头，来到泥城桥。虽然时局紧张，崇明师兄还是一口答应，让他儿子学生意。他把喜讯带回来，全家别提多高兴。缝好衣装，定下吉日。启程一天天临近，连外公外婆的送行酒也

吃过了，突然接到师兄的亲笔信说：“租界中英美侨民纷纷撤离，令郎学艺之事，拖后一段时间再作定夺。”

不久，上海传来枪炮声，“大日本皇军”的海军陆战队冲进租界。它与英、美、法开战了。洋人跑得快算运气，脚头稍慢留沪的，大头目被日军关进监狱，一般人赶出洋楼。不论昔日呢帽上插着雪白羽毛，身后跟着小哈巴狗的洋女，还是抽着雪茄，气度轩昂的洋男，顷刻间沦为马路瘪三。如遇到端刺刀的“皇军”，情况就更惨，让黄包车工人坐着，叫洋男拉着跑。洋瘪三难熬饥饿，脱下衣裤摆地摊，有的就在天妃宫桥上，拎着鞋高喊：“Very good 好皮鞋！”换来小钱买烧饼，他们啃的很香。

Very good 好皮鞋，使鸿昌四大金刚的洋话休闲了，小小的新昌，更是剪刀锈、熨斗凉。

然而，人的自然成长，不随战事而停顿。昌善的大儿子青春期到，偏巧毓秀在他 16 岁上给他服用 16 贴补药，里面都是党参、黄芪、肉桂、川芎、大枣等地道名贵药材。到日本人投降，上海市面好起来的时候，金顺已经长成进屋要碰门框的壮丁了。还学哪门子生意！

大树遭飓风背了向，幸喜还有小树伴一旁。

哒哒啼，嘣嘣嘣！

东海的洋号一股劲儿吹，似水流年，一眨眼金秋升入四年级。

旗开得胜，在期中的家长会上，金秋得到表扬。算术全班第一。初小毕业时，百尺竿头更高一截，那小子居然在全县小学生算术比赛中，领回锦旗，冠军！

哒哒啼！嘣嘣嘣！

洋鼓敲到昌善家，堂屋北墙贴上东海小学送来的奖状。

竺毓秀自下嫁到张家，还没有遇到过这么露脸的事儿。二十年，生育五胎，养大的只有一对，一是龙头，一是龙尾巴。那龙

头，按当时的农村习俗，早该洞房花烛。只因为近年手头紧，女方要求又高，暂时搁着。“妈妈喜欢小儿子”。三不知，有今天这一手。

哒哒啼，嘞嘞嘞！

在这节骨眼上，上海崇明师兄来信说：“闻得令郎成绩优秀，可喜可贺。待高小毕业，即可来沪学艺。”顺便告他一条好消息：“近来美国货大批涌入沪、港两市，玻璃丝袜，玻璃皮带，诱发了有钱人对时髦服装的需求。小号除拓展在沪营业，又在香港开设分店。两地生意兴隆。”

哈哈！张昌善不亦乐乎，不禁回忆起十一年前的事儿。

这小子一落娘胎就讨人喜欢。他的啼叫之声特别宏亮。有位当老师的路过村口，听后夸奖说：“这孩儿将来是位教书的料子。勒紧腰带，站在讲台上一喊，满教室几百号学生都能听见了。”他的外公懂得相术，抱起端详一番说：“毛头前额凸出，下巴颏儿圆圆的，这叫天庭饱满，地角方圆。天庭饱满能挣钱，地角方圆会积钱。看他生辰八字，子息很旺，准有三男两女。”

毓秀说：“这些吉利话，也不过是外公的心愿就是了。”

昌善马上接口道：“他外公有本《万灵相术》，不轻易给人面相，一出口就灵！”

毓秀笑笑说：“好好！三十年后，你当老太爷享福去吧。现在说正经的。仔细想来，金秋有点小本事，不算意外。这孩子是个单心眼。想做一件事，可以把别的都忘了。前些日子，把心思用在学习上，得了冠军。有朝一日，他的心思转了向，可能把学习丢了。”

妻子的提醒，使他降温到常态，坐下说：“这孩子天生有这毛病，人们常讲，聪明人心有七窍，他只有一个孔，迷上什么就干什么。五年级可是个关口，读好了万事大吉，叫不响，就砸锅！”

“知子莫如其父。”昌善两口子的担心，不是多余的。本学期开学以后，金秋的成绩一日不如一日。凭你的舌头磨短半截，各种利害、比方，讲了一车一船，似水浇鸭背，不进他的皮肉。班主任说，几月前，他迷上了捉蟹玩。每天一放学，就拉上老实巴脚的金福同去。金福的父亲在上海做工，家境宽裕，母亲疼爱这个心肝宝贝，百般依顺他。所以找他搭伴最合适。

他们把书包往金福家一放，绕道来到村北的江边。临江的堤岸上，有很多大大小小圆圆的蟹洞。选择蟹洞很有讲究。如果泥土潮湿、有蟹爪抓过的星星点点的痕迹，这就表明里面准有蟹。确定之后，两人就在洞边跪倒，主引者金秋，就拿着狗尾巴草的草茎，把毛茸茸的一头，慢慢地伸进洞去，那时两张嘴巴不敢出口大气，四只眼睛直盯住洞里。狗尾巴草太像毛毛虫了，当它慢慢儿深入进去，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动洞内的蟹。那时，牠可能在休息、在睡觉。睁眼一看，来了毛毛虫，马上会伸出钳子来捉。一碰“毛毛虫”，主引者立刻有所感觉，他就把草茎往洞口引退。“退”，是门大学问。既不能被牠咬住，又得时时触动牠，勾起牠的馋劲。来捉“毛毛虫”的^有三等九流：已经吃饱的动作迟缓；饿着的，急于求食，来势凶猛；还有精灵鬼，刚接近洞口，察觉到形势不妙，缩了回去。要“引”蟹出洞，不容易哩。

金秋是个傻子，耐心最大，与蟹斗上半小时，绝不嫌烦。每当蟹快引到洞口的时候，总是低声发令：捉！金福马上把十个指头张开，随时准备扑下去。可惜，又缩回去了。辛苦半天，才捉住一两只。

他们把捉住的蟹，放在堤岸下的沙滩上。牠们在无遮无拦的沙地上茫无头绪，打着圈儿瞎爬一阵，不时鼓起小眼珠，滴溜溜地打量四周，嘴里吐着汽泡，在后悔上当。

两人看着蟹的狼狈相，哈哈大笑。抬头一看太阳，不对，该回去了。于是干起了恶作剧，把蟹盖揭了，再一脚把牠踩成

肉浆。

金秋的母亲在邻村草帽厂干活，父亲、哥哥都在田头忙乎，他得赶在他们的前头回家。

金福在读书行当上抵不住金秋，半月后，接连几门不及格。班主任叫去一问，老实人讲了老实话，连细节也没有拉下。老师把金秋叫去，指着期中考卷命他自己看。语文卷上有很多红杠杠，算术也只“提上鞋后跟”，挨门挨边 60 分。老**金**说：“全县冠军！阁下这次期中成绩，正好抓来两只耳朵，全班第 33 名。”

经过教育，成绩有点回升。但很快又下滑。他又迷上了另一件新鲜事儿。

同学们一早上学，都是规规矩矩从校大门进去，他却转到校园围墙的西北角，那里靠墙有棵杆粗叶茂的苦楝树。他束紧裤带，两手抱树，嗖嗖几下，爬上树杆，随后像荡秋千似的，利用树杆的弹性，嚓地骑在围墙顶上，喇！转身翻入操场中。好快活！一星期后，感到光翻墙不过瘾，又闹出新花样，在墙顶上练起了“独脚舞”。右手扳着左腿的脚板，右脚尖着地，一步一跳。这种游戏，在滨海的儿童中十分流行，名曰：“拐脚跳”。校园围墙的顶部，平平的，足有一尺多宽，它活像空中的田埂，在这儿表演“拐脚跳”，多带劲！

有一等胆大而又惯能爬树的顽皮同学，看着眼痒，也纷纷攀树上墙。一时里，东海校园的围墙顶上，出现了集体的独脚舞，好不热闹。

校长把罪魁祸首叫到办公室，教训道：“东海创办二、三十年，翻遍校史，没有一个学生，敢上墙，你真行！给你记过处分。现在到礼堂去‘面壁’！”

全体老师谁也没有见过老校长对学生生过这么大的气。班主任教育几句，领张金秋到礼堂去“面壁”。

“面壁”是东海校规中，对学生的一种处罚。在大礼堂的墙

壁上贴着大大的一个红心，旁边写着一行字：“想，我为什么站在这里？”

傻金秋看看红字，想道：“我为什么站在这里，还不是爬墙头这点子小事吗？”

但记过还是起了点作用。成绩又有回升。

老师说，眼下正热心学做戏。

张金秋发疟疾，一阵凉，一阵热。

蹦蹦！哒哒！

小树是全家唯一的希望，如果它不开花，张氏门庭“百年大计”可就“颠”了。

4 循循善诱

“咚咚咚，锵锵锵，锵！锵！老孙来也！”

金秋一路虎跳，跳到自家的篱笆边，抬起右腿，噌，踢开木栅门，蹦进院子，顺手舞起竹棒。

张家村迷着做戏的小朋友，学着大人样儿办起了小儿剧团。第一出戏就是唐僧取经。扮唐僧的人已经定了，当然是金树啰。孙悟空这个主角嘛，经过刚才头轮比赛，他和金瓯选上了。明天在决赛场上，看谁输谁赢。

棒儿呼呼地飞了一阵，感到不趁手。没有好棒，怎么能比败金瓯。一转念，走进柴间去寻根如意金箍棒。见墙角放的田螺棒，嫌长；牛鞭又太细。抓耳挖腮，翻身出来，刚进堂屋，看到八仙桌，记起还有两道算术题没有做。书包呢？糟！忙着比武，寄放在金树家了。转身又往外跑。猛抬头，瞅见东墙上贴着一张花花绿绿的图画。顶格上写着：上海外滩图。他禁不住走过去。一看就迷住了。